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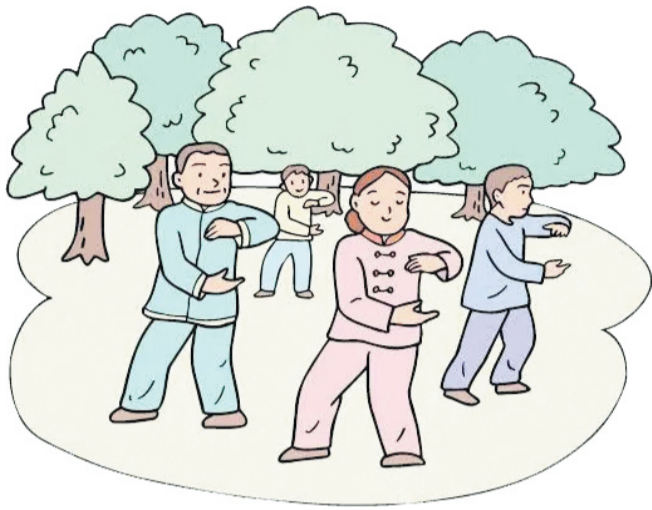
老年可期

□ 夏学军

在蔡澜先生的书《老了依然可以谈谈未来》里，先生七十有余依然活得有声有色，依然还在谈着未来，我的父亲也是这样。

父亲前年退休，我们一度很担心他老人家不适应退休生活，轮换着天天往家里跑，陪父亲聊天解闷。没几天父亲就发话了：“你们不用担心，都忙去吧，别老陪着我，有你们就行了。”我们偷偷和母亲说：“把老爷子带出去走走。”父亲一辈子听母亲的话，说走就走。一个星期后，我再见到父亲，他已是一身白衣白裤，有种仙风道骨的味道，原来父亲已经开始练习太极拳了。父亲说，退休后的日子更有意思，无官一身轻，没有了工作压力，好不快活。没想到父亲如此洒脱。

生活中，很多人对老去是有恐惧心理的。蔡澜先生在书中说，为什么我们对“老”有



那么大的恐惧呢？皆因那些孤苦伶仃、行动不便的人给我们的印象，以为大家老了，就会变成那个样子。老了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其实还是取决于自己，取决于现在。年轻

时要不断地学习，但不要过度透支身体，中年注重养生之道，让大脑随时被新鲜事物充斥着，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，并学着如何愉快地变老。

仔细想来，学生要成绩，

点灯熬夜；年轻人想奔事业去，不拼不行；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，都要操心，最累；唯有老年阶段，子女大都成家立业，没有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，生活真是无忧无虑。

“人到无求品自高”，父亲每天打拳、养花、钓鱼，还学习游泳。母亲的愿望是到名山大川旅游，老两口就在旅游淡季里到处走。他们俩不跟团，随意而为，不受束缚，不用和别人抢机票，不用和别人排队看景点，镜头里除了风景没有杂七杂八的人。母亲可高兴了，父亲更高兴。

我们几个想表达孝心，给父母换大房子。父亲不干了，说大房子有什么好的，卫生都收拾不起，我可不想整天为它服务，现在的房子挺好的，出门就是熟悉的街道，隔壁就是熟悉的老邻居，去哪都方便。

忽然有点羡慕，忽然也想过一过如此惬意的生活。

那一味叫核桃酥的香

□ 高玉霞

看到一家经营糕点的小店，店里的广告语很有趣味：“小食光，小时候的味道。”读来泛着旧时风味里的酥和香，让人禁不住咂吧着嘴，吞咽着口水。

走进店里，还真是小时候的味道，江米条、米花糖、槽子糕等应有尽有，忍不住挑挑拣拣，称了几斤江米条、几斤米花糖。一转身，店主正端出一盘子新烤好的核桃酥。喷香喷香的核桃酥，瞬间把心融化，心酥酥的、麻麻的，暖在那醇香甜香的温柔里不肯出来。

令人惊喜的是，几样糕点，店主都用牛皮纸袋一一装好，纸袋上还印着各种糕点的小画。拎着牛皮纸袋出了店门，不禁想起从前父亲提着糕点从镇上回来时的场景。

儿时的糕点，也是用牛皮纸包着，用一根细绳打着好看的结儿。父亲晃悠悠地拎着，一进屋，我忍不住去瞧，糕点的醇香丝丝缕缕窜进鼻孔，馋得人直咽口水。等姐姐们全都到齐，父亲才缓缓打开包装，总感觉那动作出奇地慢，出奇地慢，口水不知道吞了几回，才见到了它的真面目，圆圆的面庞像轮麻团圆月。用手捧着接过去，轻轻一咬，酥脆酥脆，细细品来，又有股淡淡的核桃香，一时间眼睛就笑得眯成了缝儿，全然陷在口中的那股酥香里。

从此，这个名字叫核桃酥的小糕点就总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只要父亲去镇上，我总盼着他能拎回来一包核桃酥，那酥香成了我儿时最大的幸福与执念。

“妈，如果我考了一百分，你能让爹爹给我买几块核桃酥吗？”一天午后，我终于向在灶台旁忙碌的母亲发出了请求。从此，以后所有的日子，但凡能让母亲给我点奖励的，我都想着核桃酥。

如今，再品味手中的核桃酥，快乐的童年又浮现在眼前。那种叫核桃酥的香，永远留在记忆深处，在清贫的岁月里，开出一朵幸福的花。

“过”日子

□ 魏霞

周末，薄暮中漫步，听一女孩对另一女孩说，这日子真快，一眨眼一周，一眨眼又一周。另一个笑道，可不是，再不嫁就老了。二人嘻嘻哈哈跑向了绿荫深处，我却陷入了沉思：不知从何时起，我们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快，快得不像是在过，而是在飞，有时甚至觉得，一年也不过是眨眼一瞬间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年代，在时间消费上，我们所用的尺码越来越大，日变成了周，周变成了月，月变成了年……日子不再是一天一天地过，我们的步子越来越快，忙碌冲淡和稀释了生命的密度，生活似一条粗

糙的麻绳。

古人不一样，他们喜欢用“寸”这个长度单位，“寸草春晖”“寸有所长”“不遗寸长”“一寸河山一寸血”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……翻开古诗词，也常见到“寸”字活跃在字里行间。“一丝柳，一寸柔情”“嫩绿似罗裙，寸寸销魂”“寸恨谁云短，绵绵岂易裁”……天地悠悠，潮起潮落，他们用“寸”丈量每一寸肌肤，每一寸青丝，每一寸土地，每一寸空间，寸寸充盈着温情，近在眼前，细腻可感。他们把一寸一寸的日子，连缀成一串串裹了时光包浆的佛珠，圆润饱满。他们的日子过得舒缓，过得仔细，过得欣喜莫名，过得泪水

盈盈。

蒋勋说：“唯有慢，才能发现生活的美。”蒋勋喜欢做饭，一有空他便做海鲜汤。慢慢地把蒜头切成薄片，把洋葱一点点切得细碎，把月桂叶轻轻揉碎，把番茄放热水里静静地烫一烫，再慢慢地剥皮。然后，开小火慢炖……看着各种食材在锅内欢快地轻歌曼舞，闻着渐渐氤氲起来的香味，洗手做羹汤不再是一种负担，而是诗一般的美好和享受。

上下班途经一个新建的公园，一早一晚骑电动车飞驰而过，扫一眼，没感觉到它有多美。直到一个休息日，和朋友漫步其中，才如发现新大陆般惊喜：里面曲径通幽，鸟语

花香，小溪悠闲地流淌，丝丝缕缕的轻音乐在空中袅袅娜娜……

我们常常被诸多焦虑裹挟，日子过得匆忙着急，害怕比同龄人落后，害怕距离自己的目标太远，害怕在重要的阶段掉队……其实，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不尽相同，在自己的时间里，适当地把脚步慢下来，未必是件坏事。一杯茶慢慢喝，一本书慢慢读，一条路慢慢走……慢下来，我们会获得不同的体验，会看到不同的风景。

何谓“过”？过就是一寸一寸地走。走啊走，一寸有一寸的收获，一寸有一寸的欢喜，唯有此，才叫“过”日子。

为明天写诗的人

□ 王国梁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还是个“文学少年”。在那个文学至上的年代，我的周围聚拢了不少“同类”，我们在一起写诗作文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记得有次我们以“明天”为主题写诗，那些充满了“梦想”“青春”“精彩”“辉煌”“灿烂”“伟大”之类字眼、单纯幼稚的诗句，却有着激情澎湃的情感。

那时，我们学校有一间非常简陋的大教室，里面摆着破旧的桌椅，连黑板都有了斑驳的痕迹。我们在那里高声朗诵自己写的诗，站在摇摇欲坠的讲桌前，慷慨激昂地挥动着手臂，表达心中的情感。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。一群为明天写诗的少年，相信自己的明天一定是辉煌灿烂

的，未来一定有太多的成功和惊喜在等着我们。

时间的白马纵身一跃，忽然之间，那群“文学少年”已经步入了中老年。前不久我见到了老赵，当年他还是小赵，是“文学少年”中的一员。聊起往事，我们唏嘘不已。

当年的那些少年，如今大部分已经与文学渐行渐远。比如老赵，如今在一家工厂做会计。他说终年与那几个数字打交道，快要忘了文字的模样。年岁渐长，提笔忘字和词不达意的情况时有发生，文学已经成了遥远的梦。他还告诉我，当年的小志，如今的老志，在老家种田，别说写诗，几乎连字都不写了；还有女同学仙儿，已经彻底成了家庭主妇，没有半点当年的文艺气质……总之我们那群人，如今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，成了

最不起眼的存在。

我忍不住感慨：“当年我们为明天写诗，都觉得自己可以掌控未来，创造辉煌灿烂的人生，没想到最终全都归于平淡，想想挺可笑的。”老赵笑了笑说：“也不能这样说，现在想想那时候觉得蛮好。那时候不知明天是啥样的，心中怀着无限憧憬和期待。人有了憧憬和期待，日子才能乐乐呵呵过下去。其实这些年，我每天都在为明天写诗……”我疑惑地看着老赵，他淡淡一笑说：“不是写在纸上的诗句，而是写在心里的期待。明天永远都是值得期待的，如果不是怀着对明天美好的期待，又如何过好今天的日子？”

我恍然明白了老赵的话。是的，明天是个美好的字眼。正因为明天的未知，我们才会满怀激情为明天写诗。少年

为明天写诗，满怀激情地拥抱未来的日子。为明天写诗，今天就可以过得诗意盎然；为明天写诗，今天就可以充满希望。为明天写诗的人，内心是明亮的，也是清醒的。怀着诗心走向明天，今天便是值得的。

我们曾经都以为自己是带着使命来到人间的，一定可以创造辉煌的明天，可事实上，绝大部分人都要归于平淡。即使人到中年，我们认清了生活和明天的真相，仍要有为明天写诗的愿望。人生起伏不定，谁也无法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，静好的岁月有可能一夜之间被打破，但请别忘了为明天写诗，每一份期待和憧憬，都是人生在世最温暖的慰藉。

为明天写诗的人，是活得最幸福的人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 b f k @ 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，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